

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：

我的公公張其昀

（本文插圖刊第十頁）

● 穆閩珠（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、大學教授）

在醫院的生活起居

記得當國旗、黨旗覆蓋在公公棺木上的那一刻，哭泣過多略微腫脹僵澀的眼睛又忍不住流淚不停，一手扶著年邁的婆婆，一手扶著外子，我們三人的肩膀都微微地顫動著，多麼捨不得他走呀！多麼心疼他呀！八十多年的路程一步步曾是那麼艱困辛苦，多想再握著他的手陪著他說話，說些有趣的事，說些他關心的事，逗著他高興；多想再做些他愛吃的東西，多想再偷偷地親他一下。難道他就這麼走了嗎？永遠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樣了嗎？多麼的不捨，多麼的無奈啊！

在公祭的禮堂上，司儀唱吟行禮如儀，許多人趕來哀悼追念公公；其中有他的長官、同事、老友、學生。外子和我不斷地叩頭答禮，我們都誠敬肅穆，深深地跪叩磕頭；虔誠懇切地感謝大家的盛情和誠意，我原已模糊的視線，更加看不清楚了。心中不禁回想起公公生前的種種：最先浮現腦海中的是大殮時所看到公公安祥的睡臉，是那麼安靜祥和。那一刻，我仍然恍惚地以為，他馬上會睜開眼睛再眯眯地笑一次呢！入殮時，

外子捧著公公的頭，我捧著雙足；記得病中的公公右足時時會麻，有時又會不住地抖動，我常在陪他說話時，輕輕按摩他右小腿，也曾捏住他抖動的足部。換襪子時也曾捧住他的雙足；這一次捧著他的雙足，就這樣送走他老人家了嗎？

記得我們回國時，公公因為開刀後，行動不便，已經長期住院。我們剛去看他時，他精神很好，每次都見他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一絲不亂，看起來精神奕奕。平常，他總是穿著醫院裏換洗的棉質服裝，天涼些時，就加件毛衣。要是知道某個時候有客人來探訪的話，公公喜歡早早的梳洗整齊，換上家裏帶去的常穿衣著，靠坐起來等候。民國七十三年底，公公的健康狀況，還十分穩定，每天早上，吃過早點，他總是坐起來，戴副眼鏡看報紙。他最關心的有兩類新聞，就是國家大事和教育界的消息，尤其是與文化大學有關的事情。下午小睡一下，然後擦洗復健。有時天氣很好，公公喜歡坐在輪椅上到病房外邊逛逛。有幾次徵得醫生同意，由婆婆陪同，坐車子到外邊兜風。逛到淡水，兜到關渡大橋，公公就一心想著回到文化大學看看，車子又開回文化大學

，他就高興得要下車走走看看。

公公講話十分簡明，他聽別人講話時，眼睛總是看著對方；我們跟他講話時，喜歡握著他的手，高興起來，他常常在微笑點頭的同時，握緊一下手，表示真的很高興。他最開心的時候，是在孫女們來看他時，又說又笑，又撒嬌。一會兒臥在他床邊，一會擠在他床頭。孩子們提到去那兒玩了，看了什麼電影，公公總是微笑，不置可否。孩子們提到讀了些新書，學了些新玩意兒，公公常會問一兩句有關的問話。有一次，海雲講到她學著讀白居易的「長恨歌」時，現實現實地把她剛學的幾句詩句，七拼八湊地敘述給公公聽，又加油添醋地講些自己的心得，逗得公公的眼睛都笑眯了。海燕從小跟著公公婆婆住過好一陣子，小模樣兒最惹得公公婆婆的憐愛。記得小時候有一次，海燕打電話到陽明山公公辦公室，細聲細氣地告訴公公，她的鉛筆盒被小朋友弄壞了，沒有鉛筆用了，公公當天下班前，急忙趕到學校的書城，給他的小孫女買好了一個鉛筆盒才趕回去。公公看到他的的小嬌嬌孫女已長得亭亭玉立，滿心歡喜，每次孩子們告別時總要摟著公公親



①張其昀資政早年在西北旅行騎駱駝留影。

②作者穆閩珠教授偕夫婿張鏡湖博士在張資政遺像前合影。

親面頰，公公雖然不習慣於這種「洋禮」，可是從他呵呵笑的樣子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他好高興。公公任由孫女們嘻嘻哈哈，親親熱熱。孫子來看他時，他是愛在心裏，疼在心裏，沒想到當年的小傢伙，現在長得這麼高大，一臉憨厚的樣子，婆婆總說：祖孫三代一笑起來，就像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。看到海平來，公公總是先伸出手來，海平總是先鞠躬後，才趕忙上前一步握住公公的手。男士們在一起時，女孩們就幫婆婆整理房間和換洗的衣物，準備一下婆婆自己做好從家裏帶來的食物。看到祖孫三代，談談笑笑，婆婆總是抿著嘴笑得開心。

「創辦人」自稱是老牛

有時候，公公會主動談些教育事件，偶爾他也會考一考我這主修教育的博士媳婦，答得令他滿意時，他會眯起眼來，輕聲呵笑。他也會談一些趣文軼事。有一次，他告訴我一段話，真使我心中對他又敬又愛，每想起這段話，就十分感動。公公說：「人家都叫我『創辦人』，其實講到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，真正的『創辦人』，就是最初示意並鼓勵辦學的先總統蔣公介石。沒有先總統蔣公，就沒有中國文化大學，他老人家才是文化大學的真正創辦人呢！這麼多年來，大家總是叫我『創辦人』，也就由著他們叫吧！這件事是我常想著的，一直也沒講，其實我算什麼！不過是一頭老牛，在華岡默默耕耘的老牛。妳看過大成館了吧！那是學校的第一棟校舍，妳知道是誰捐出第一筆款子來蓋房子的嗎？是菲律賓華僑，莊萬里先生。」接著，公公又娓娓敘述當年興辦文化大學的種種艱辛，怎麼樣一點一滴，一尺一寸，筆路藍縷，把學校從荒蕪的叢草和山石中建立起來，看到一羣羣年輕人，在這片園地中學習成長，他心中有的只是感恩、感謝。我聽著聽著，只有把公公的手握得更緊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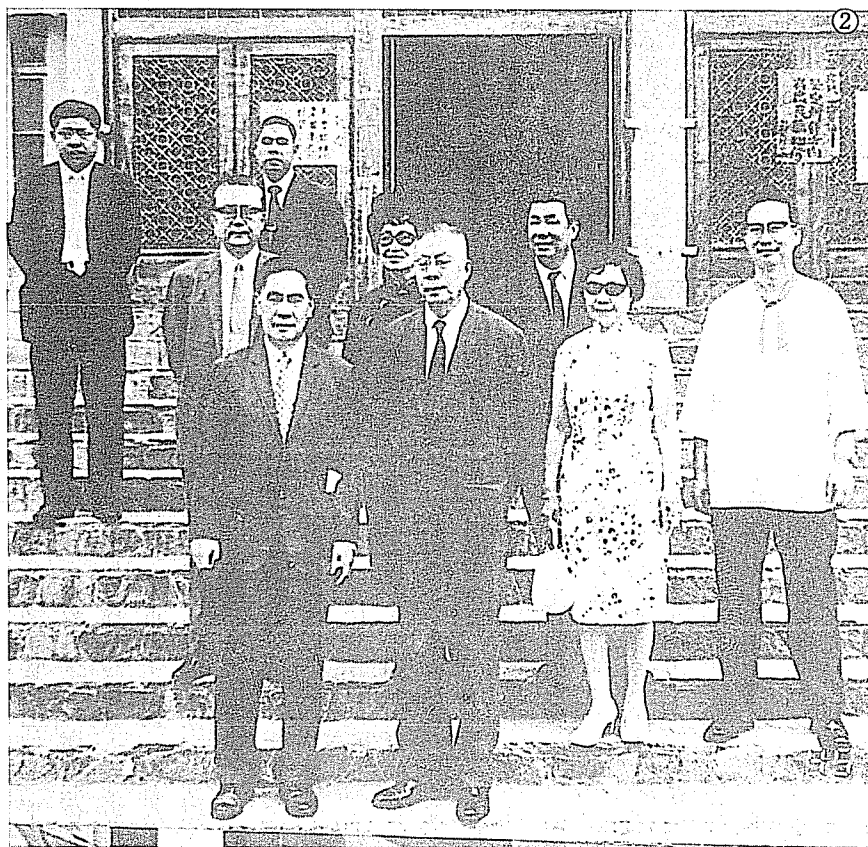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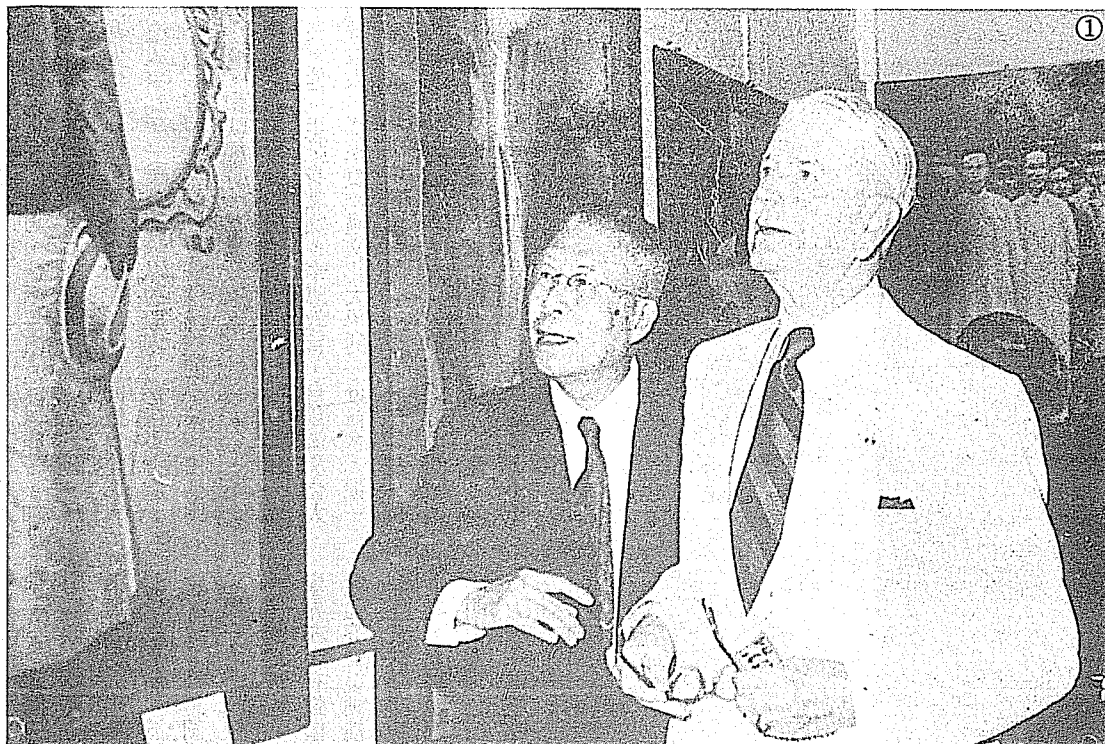
待師生好過對太太

公公一生自奉節儉，他的西裝都上了十年以上的年資，不講究式樣，他只有一件冬天的厚呢大衣，現在又傳給了鏡湖穿。他很少外出應酬；吃得簡單，婆婆調理食品的原則是多吃魚少吃肉，新鮮清淡。婆婆說公公在以前沒生病的時候，每天清晨五點來鐘就起來，洗臉刷牙後，喝點熱湯，馬上就坐下來看書寫東西，一坐下就要做到八點，才起來吃早點。吃過早飯就上山辦公，中午有時就叫一碗麵，在辦公室裏吃。辦公室後邊有一間存放研究資料的小房間，勉強放一張學生宿舍拿來的單人木床。中午，公公總是小寐一番，然後一忙就要忙到晚上。下午下班了，公公要留在學校寫東西，直到九點來鐘才下山回家。他這種努力工作的勤奮精神，真是了不起。婆婆常在閒聊中說道：「妳公公對學校裏的學生、老師最好，比對太太和兒子還好。」真的，公公對學校、對學生、對老師，都是滿懷愛心和包容。記得公公剛去世的那段日子，鏡湖和我守在靈堂前，有好多公公以前的同事、朋友前來悼念，我們深深地鞠躬答禮，感謝大家的誠意盛情；有好多文化大學畢業的校友，或結合同期同學，或前

後期學長一道來，更有攜帶著屬孩子們一起來行禮哀悼的。公公在天之靈，看到他所心愛寶貝的子弟們，成家立業，各有所成，一定會笑眯了眼的。

日籍校友晶盈之淚

記得有一位日本籍先生，在公公靈堂遺像前，行三鞠躬禮以後，走過來握住鏡湖和我的手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他遞出一張名片，用國語說了些他早先在華岡求學時，體認公公治學辦校的精神，深為感佩，更體會到中國文化的豐美偉大。此番他正好有事來臺北，特來致意。我們看到他眼中的淚是晶盈溫柔的，他的手心中沁著汗，我知道他的心是溫馨感動的。當年公公的愛裏有他，今日他的愛中有公公，有我們，而從他手裏傳過來的愛，鼓舞了我們，我們不但要好好地接住，還要再將這分愛，妝扮得更美好、更充實，傳播到更多更多人的手中和心中。記得有一位學校早期畢業的韓國先生，沉穩地走到靈堂前，他先在門口邊脫下皮鞋後，走到靈堂前非常虔心地跪下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，起身後仍然低頭沉思，口中默禱。當他含著眼淚走過來，以略帶山東口音的國語，向外子和我敘述當年公公對外籍學生的關愛和鼓勵，忍不住哽咽不成聲。我的眼淚在感動和感謝中，落在我們三人之間，悄無聲息，但是我知道有一股暖流在我們三人心中流過，親切有力地結合在一起。我們三人的淚水，不是為了傷心，乃是因為感動，看到他緊緊地握住鏡湖的手，巴不得把他對公公的感激和敬愛，



① 故總統府資政張其昀博士（左）陪同美國魏德邁將軍（右）參觀華岡博物館。

② 張其昀資政（前排右）與音樂家馬思聰（前左）等人合影。



作者穆閭珠博士在張其昀
資政遺像前攝影。

在這緊緊的一握中表達出來。公公自四、五年前身體不適，住院開刀，這兩年來，深以病苦，加上校務繁重，真是衷心憂慮。雖然多方建議，好些人慎重地請求公公叫回鏡湖，協同擔負重擔，老人家爲了一秉公而無私的原則，堅持不考慮。公公一直說：辦學校是一種神聖的事業，由無中生有，慘淡經營，是靠政府國家社會大眾，及全校師生經年累月的努力而來的，不能成爲私人產業。他一生獻身黨國，奉獻教育，自創辦文化大學以來，從來沒領過文化大學的一分薪水，他一再強調要「以華岡治華岡」，故而歷任院長、校長，都可以說是「華岡人」，他要堅持他的原則。然而創業惟艱，守成亦難。學校擴充迅速，規模漸宏，二十三、四年來，在創業的階段，不免

留下許多不及顧慮之處，若要整頓校中一切，任何一個「華岡人」在主觀客觀的衝擊之下很難獨力承擔；既要結合分歧意見，又要除弊革新，不但要面對人事革新的包袱和多重壓力，行政革新的千頭萬緒，還要解決日漸嚴重的財務困難。大家一致公推鏡湖爲最佳人選。鏡湖爲人忠厚耿直、操守清廉、做事認真，尤其難得的是，他不僅在美國地理學界著作等身頗負盛名，在國際地理學界亦頗有聲望。公公實在拗不過大家的意思，勉強答應鏡湖補一名董事缺。鏡湖回來後，每天早上先去婆婆處請安，提著婆婆爲公公親手做的食物，直駛醫院，探望公公談論校務，而後才上陽明山處理公務。中午他就在學校裏學生餐廳，與大家一起吃吃快餐、麵飯等，他沒有午睡的習

慣，中午仍然批公文、寫東西。即使累了，他也難得會躺在公公平常午睡的木板床上休息一下。學校就在父子同心爲未來努力之下，漸有起色。公公看到兒子也能跟他一樣堅毅樸實，只知道拚命地工作，全心地投入，也不領學校一分薪水，有犧牲奉獻，任勞任怨的精神，心裏十分安慰。公公在最後一年立其遺囑中云：「今余將逝，有子鏡湖其才其學，足繼父業。」他知道他的兒子明白他的志向，不僅只在創校，創校乃是爲了興學，興學的目的在培育出堅毅樸實的年輕人，好學愛國。他來到這世界上八十四年，勞碌辛苦，以工作爲重，以黨國爲念，不曾怠忽一日。他走得很心安，他在遺囑末段說：「今向諸友好師長同學話別，竭誠感謝，心無遺憾焉！」他爲自己能有有生之年，以努力工作報效社會，盡忠黨國，心存感謝。記得有一次，他說：「我是屬牛的，牛就是要耕田的。有一塊地給我們耕，就要心存感謝。」在病榻中他對我們說：「我是頭老牛了，快耕不動了，你們要好好耕。」公公仍然牽掛學校第二期建校工作及他未完成的著作，他更想到如何促使世界上五大宗教並立，共同爲促進世界和平努力。公公知道他未完成的志願，不但有我們全心地努力，相信還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，也會願意共同努力。每想到公公，我的眼淚會熱熱的流下來，心中又溫暖又充實，他留給我們的風範，我們對他的感念，不是文字能描述的。我爲公公流淚，不是感傷，乃是感動；不是因爲失去他，乃是因爲更多人得到了他。（一九八六年作。小標題爲編者所加）